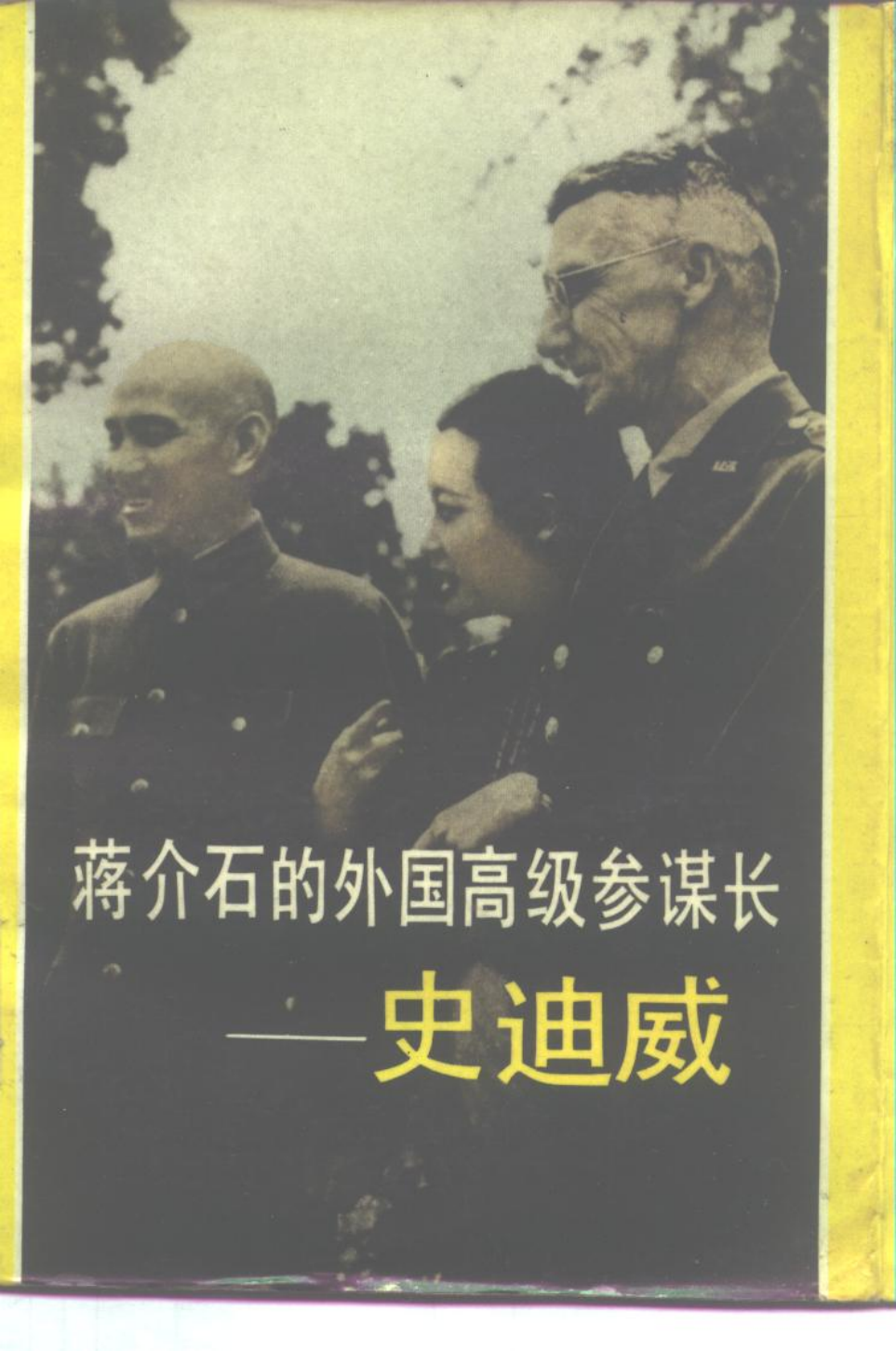




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
——史迪威

K837.125.2

YFL/1

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 ——史迪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浏文

封面设计：王祖珍

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

——史迪威

〔美〕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

姚凡立 雷建闽 吴水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县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4.25 插页6

字数 500,000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ISBN 7—207—00721—3/K·58 定价：5.90元

前 言

约瑟夫·W·史迪威(一八八三——一九四六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个美国人成了中国的历史人物，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盟军在中国的最高军事代表，盟军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和中国训练与战斗司令部司令，一人身兼数职。不仅如此，他和蒋介石白热化的激烈冲突，也是使他出名的因素。

这位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以汉字史迪威为名，深谙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其戎马生涯中有十二个年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各省，记下了大量当时中国人所司空见惯，但却为外国人和今天的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生活画面，他的经历和记述，堪称二十世纪的马可·波罗。

本书概述了史迪威的一生，同时又以史迪威的经历及其与蒋介石、冯玉祥、宋美龄等人的交往为线索，展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许多大事变的内幕。这部历史故事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不长的时间里曾再版了十二次，被美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士公认为当代最佳传记著作之一。

本书作者借助大量官方档案和史迪威的日记以及他写给妻子的信件，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简明透彻的叙述，揭示了

蒋介石和史迪威个人关系恩怨的龙脉，以及美中关系的变迁。作者把史迪威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战争艺术的推崇，及其对蒋介石政权的鄙夷和深恶痛绝如实地记载下来，结论如史迪威所写：“应把国民党打得粉碎。”

本书根据美国本顿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七月第五次重印本译出。因为是外国人写中国的事情，有一个思想和观点的问题，请读者注意。

译 者

ZN15/03

引	言	危机	1
第 一 章	成为一名军官		8
第 二 章	访问革命的中国 (1911 年)		33
第 三 章	圣米耶尔和山东(1912 年 至 1917 年)		58
第 四 章	在北京——军阀混战(1920 年 至 1923 年)		86
第 五 章	第十五步兵团和蒋介石的崛起 (1926 年至 1929 年)		127
第 六 章	“尖刻的乔”(1929 年至 1935 年)		175
第 七 章	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 (1935 年至 1937 年)		204
第 八 章	武官——中日战争 (1937 年至 1939 年)		232
第 九 章	仓促备战(1939 年至 1941 年)		289
第 十 章	听从调遣(1941 年 12 月 至 1942 年 2 月)		329
第 十 一 章	惨败(1942 年 3 月 至 1942 年 5 月)		370
第 十 二 章	以怨报德(1942 年 6 月至 10 月)		437
第 十 三 章	我与“花生米”同舟共济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1 月)		473

第十四章	总统对华政策(1943年 1月至5月)	507
第十五章	史迪威必须离开(1943年 6月至10月)	545
第十六章	中国人在开罗会议上(1943年 11月至12月)	578
第十七章	重返缅甸(1943年11月至 1944年7月)	609
第十八章	全亚洲的未来危如累卵 (1944年6月至9月)	666
第十九章	“全能”的局限性(1944年 9月至11月)	705
第二十章	我们应该脱身离开那里了—— 现在(1945年至1946年)	741

引言 危机

一九四四年七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潮，美国政府正式要求蒋介石总裁让一个美国人，确切地说，就是让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中将指挥中国的全国军队。这样的要求真是闻所未闻：过去从没有哪个盟国的军队是受美国人直接指挥的。就史迪威将军本人而言，这样的要求更显得过分，虽然他在中缅印战区战功卓著，但同时却又是一个招致争议和引起不和的人物；蒋总裁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曾一度要求美国把他召回。

然而，当时中国的局势在世人的眼里危如累卵，因而需要采取“非常手段”。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和战后的目标，要中国继续进行对日战争；所以保住中国的战争潜力，阻止日本巩固它在中国大陆上的既得利益就成了利害攸关的事。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全亚洲的未来都处在危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作出的巨大努力也有付诸东流的可能。”罗斯福接着说道：“我完全了解你对史迪威将军本人的态度，”但是，“除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有能力、有力量、有决心来消除正在威胁着中国的灾难。”

日军向尚未被占领的中国领土发动的全面进攻促成了这次危机。日军于四月份开始进攻，在短期内就取得了一连串

胜利。面对中国软弱而又不可一击的防御，日军势如破竹地进攻大有掐死自由中国，一举占领建有美国空军基地的地区之势。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日本对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发动的进攻取守势。由于从中国南部起飞的美国飞机的轰炸，它的海上补给线大为削弱，已经到了危及日本本土的程度。日本此次进攻的目的是荡平美国空军基地并确保满洲通向东南亚陆上的通道畅通无阻，并切断自由中国与其海岸线的联系，当时确实存在着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的可能性。

如果日本实现了它的目标，那么谁也无法预料战争要拖延多久；日军在短期内连续取得的胜利和中国缺少协同的防御表明这些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日本由此便可以把它交通线连成一片，并排除美国得到赖以发动进攻的基地的可能，这样就可以加强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一旦日本列岛全被盟军占领，它的政府可以撤退到中国大陆上。

除了这一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暗淡的前景——如果中国崩溃，那么美国根据其远东政策所确定的目标不言而喻也都将化为泡影。美国的目标是使中国在战后取日本在远东的地位而代之，这个中国应该强大稳定，并能够维护远东和平。但中国在进行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的七年反侵略战争之后，远非强大。恰恰相反，它既残破又孤立。它的经济因敌人的占领而遭破坏，政府疲惫、腐败和堕落。国家的战争努力因出于对国内共产党挑战的恐惧而陷于瘫痪；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停战之前为了消灭共产党徒劳无功地奋斗了十年。假如蒋介石政府这时倒台，那么中国马上又会退回到分裂和内战之中。在日本新的打击下，国民党政府即使在

一小块被割裂的土地上幸存下来，其内部的失败主义和腐败也一定会大大加剧。最后，当中国终于得以摆脱战争的灾难时，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能够迫使日本投降，并确保自己的领土完整吗？如果不能，那么谁又来充当亚洲稳定的基石呢？

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给美国的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最后的结果和美国所追求的目标相反，那么美国在那一地区作出的巨大努力便会付诸东流。战争伊始，罗斯福的政策便是希望中国强大，并使她成为战后和平的四大支柱之一；这一政策支配了罗斯福在战争过程中为支持中国而作出的努力。与罗斯福的政策并行不悖的是美国的军事战略。该战略认为，应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大陆上对日本作战而不是由美国人；美国当时需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空军作战基地，以后还要建立地面作战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它要借助中国的继续抵抗拖住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一百万日军就有可能从中国大陆上脱身，去对付美国在太平洋冒着风险向日占岛屿发动的进攻。代表远东最后一个自由国家的重庆政府如果垮台，投降或与敌勾结，那将会诱使亚洲的其他国家也和日本合作，这是罗斯福最大的担心。以上便是长期以来驱使罗斯福向中国提供物资并鼓励和动员中国的原因所在，尽管美国为此做出的努力混乱不堪。史迪威将军在珍珠港事件后为打开中国的后门而在缅甸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是为了这一目的。

重庆政府远在长江上游峡谷的另一边，它没有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制订任何防御计划。蒋总裁的天才主要在政治上，而不在军事方面。他把抵御日军进攻的重任都托付给了美国

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以及自负的克莱尔·陈纳德司令。陈纳德担保，只要他能够得到他的祖国的充足的补给，他就能遏制日军的进攻，甚至打败日本人。陈纳德的计划非常合乎蒋介石的口味，因为这使蒋介石有了一个帮助他打日本的代理人，他可以把中国有限的军事力量保存起来，用以对付国内的敌人。蒋的最好的师这时并不在和日军作战，而是在中国北方构筑一条针对共产党统治区的分界线。中国其他地区与蒋的意见相左的人也不断给他制造麻烦。蒋的老对手——中国南方的地方军事领袖们，对重庆政府的许多失误越来越感到不满，当时正在发起另一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祸根的分裂运动。

在这些国内敌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想冒险，他既不想让忠于他的部队和日军进行代价很高的战斗，又不允许居心叵测的地方军队接受美国的训练和得到美国的武器，免得他们日后又来反对他。他不顾一切地要把美国的所有武器、金钱和物资援助统统用于维持国民党政权，而不是用于反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认为前者对他的国家最重要，而日本迟早会被盟国打败。他被这张罗网缠住了，同时也使他和史迪威长期不和。

史迪威不充当什么代理人。长期以来他始终认为，空中的力量并不优于保卫机场的地面部队。日军的进攻使得他的理论具有令人惊诧的说服力。他的目标和任务是使中国的地面部队能有效地作战。为了使他们成为有战斗力的军队，他训练他们，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同时还要保证他们得到薪水、食品，有病时能得到医疗。他对一个记者说：“假如我能

证明中国的士兵和其他盟国的士兵一样好的话，我死而无憾。”他在缅甸曾指挥过中国的两个军，就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他打算用美国的教官和武器训练并装备六十个中国师的计划却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舌战，他的计划不断被拖延和遭受挫折。这些挫折和拖延并不都具有自然的属性，而是人为造成的。

对蒋来说，任何一个美国训练出来的师都是一个他不得不放松控制的师。由于他完全依赖美国的援助，所以他不能拒绝这个计划，但他可以拖延、阻挠或把美国的援助挪做他用。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蒋介石和史迪威为中国的命运搏斗着，他们两人的意志一样坚定，互相敌视，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却又是名义上的盟友。蒋介石曾三次亲自或劝诱别人要求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不知圆滑二字为何意的史迪威则用公开的鄙夷来回敬蒋总裁。

史迪威不无道理地被人称为“尖刻的乔”（“乔”是约瑟夫的昵称——译注）。他工作效率很高，为人正直，随时准备对别人的缺点显露出自己的厌恶，而他最强烈的厌恶情绪又都是留给身居高位者。象哑巴不会说话那样，他不会向任何他不尊敬的人讨好。只要有可能，他宁可不通过办事机关去完成他的工作。身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最高指挥官、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国战区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中国训练与战斗司令部的司令、租借法案对华物资管理人，他的每一个头衔下面都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办事机构、仪仗及文牍班子。由于他憎恨空谈，厌恶虚荣，因而可以理解他宁愿到缅甸的森林里去和蚂蟥、霉菌以及公开的敌人战斗。

在前线，他象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南北战争时期任联邦军总司令1868——1875年任美国总统——译注）那样，喜欢摘去表明他的级别的军衔，并脱掉军装，使自己舒舒服服地不受军装的约束。人们可以在离火线几百码远的地方看到他身着非制式的运动衫，脚上穿着美国大兵靴。戴一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式硬边战斗帽，和一个中国营长站在一起，嘴里嚼着口香糖，用烟嘴抽着香烟，说着流利的汉语。他那时六十一岁，身材瘦削，瘦骨嶙峋，高五呎九吋，夹杂着灰丝的黑发剪得很短，布满皱纹的面孔显得严峻而又刚毅，他虚弱的外表容易给人一种假象。实际上，他的身体虚弱得和钢丝一样。在军阀混战、国民党崛起和中日战争这几个不同时期，他曾数次来华任职。作为一个军官，他对美国及中国人民幸福的关心从未中断过；这种关心虽不具有记者笔下慈善家的典型形象，但他毕生都在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当盟军在世界各地遭受失败的时候，因步行撤出缅甸而遐迩闻名的英雄。由于他从来都不喜欢英国人，因此绝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他“不好对付”。对于中缅印战区报纸《中缅印战区综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以善于表达自己的意图，富有幽默感著称，只有在刮季风或遇到令人讨厌的自命不凡的人时，他才不是这样。他的座右铭是拉丁格言：“不要让那些狗杂种把你咬倒在地。”

为了使美国的任命比较合乎蒋介石的口味，史迪威被提升为四星将军，这是当时只有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麦克阿瑟将军、阿诺德将军才有的军阶。

让一个外来者统辖中国的武装部队，无论以什么形式出

现，都不会合蒋介石的口味。然而，罗斯福的语气严厉，一个盟国的国家首脑致另一个盟国的国家首脑这样的信，又近似侮辱，并带有最后通牒的意味。美国在这场角逐中占的是上风，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都压在天平的不屈服的一边。蒋介石表示“原则上”接受，然后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换了一个位置，坚持要对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有控制权。他挣扎着，拖延着。中国出于需要，已经把弱者操纵强者变成一门艺术。他要华盛顿派一名特使来“调解我和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于是华盛顿便派来了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蒋立即使他堕入诱惑和遁词的罗网里，尽管与此同时，华盛顿的不耐烦和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两个月过去了，这一问题仍未解决。九月十二日，赫尔利从与蒋介石会晤的地点回来，沮丧地向华盛顿报告说，蒋总裁“非常难对付，”这一问题和我来华时一样，离解决还很远。蒋介石和赫尔利告别时，带着半是东方人虚伪的仁慈，半是真正的怨恨说：“在中国，史迪威将军的权力比我的权力大。”

第一章

成为一名军官

史迪威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他那时二十八岁，是一名美国陆军中尉。中国——世界上所有独立国家中最古老的国家，此时刚刚步履维艰地迈入二十世纪。就在六个星期前，一场大革命带有几分偶然性地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革命的烈火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反对皇帝的战争在各地进行着，形势对革命者极为有利。老态龙钟的满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然而，这场偶然爆发的革命所获得的胜利并不彻底，它未能填补旧政权垮台后留下的真空。统治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君主政权把权力移交给了不可靠的继承人。互相敌对的势力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外国列强对其领土的强取豪夺也已深入到内地，已经失去了内部团结的中国，就这样带着破碎的信心来到世界上这一最动荡的岁月的疾风暴雨中。

乔·史迪威利用在菲律宾服役的假期到中国旅行。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佬。他的祖先尼古拉斯·史迪威于一六三八年从英国来到美国，经过长期奋斗，逐步在斯塔腾岛、长岛和曼哈顿等地置办起了产业。乔·史迪威是老史迪威的第八

代嫡传子孙。他的母系祖先姓福勒，也是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移居美洲的。在一代代的繁衍过程中，这一家族在其殖民地的美国血统中吸收进了英国、法国两格诺教徒，以及荷兰的血统。到了乔·史迪威出生的时候，尼古拉斯·史迪威已经有了一千六百多个后裔，其中理查德·史迪威上校和盖雷特·史迪威将军参加了独立战争，曾为美国独立而战。

乔·史迪威的祖父约翰·史迪威是个颇有商业头脑和富于报复心理的干货商人，他以经营房地产而积累起了大量财富。退休后定居在扬克斯。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幢可以俯瞰哈德逊河的美丽房子，并成为扬克斯银行的董事和当地监事会教派的核心人物。从那以后，史迪威一家就一直定居在这里。乔·史迪威的父亲本杰明·史迪威是个既有理智而又仪表堂堂的绅士，缺点是有点固执。乔的戎马生涯与其说是由于他自己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他父亲强加给他的。

本杰明二十一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但他没有去当开业律师。一八八〇年，他和玛丽·A·佩内结婚，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久他迁居到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附近的一个大农场，想利用南方茂密的松树林从事伐木业。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九日，他的第一个儿子就出生在这里，他给他起名为约瑟夫·沃伦，以纪念为他接生的医生和朋友——波士顿的约瑟夫·沃伦医生。这位医生，在邦克山战斗中为了能担任有危险但同时又有更多实际权力的指挥职务而拒绝出任军医长，他后来就在这次战斗中为国捐躯。

本杰明没过多久就放弃了他在伐木业中的冒险事业，合家迁回扬克斯。他在扬克斯转攻药物学，并取得了学位。但

这个职业并未能吸引他去开业。一八九二年，这个家庭在增添了第二个儿子约翰和第二个女儿玛丽之后迁往伯克谢尔兹大巴林顿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那里，史迪威博士决定去当一名乡间绅士。经过四年的时间他终于得出了结论，他在为社会尽义务和发挥自己的才干方面是失败的。他回到扬克斯，在一个公益事业——西切斯特灯具公司里任职，后来成为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史迪威博士终于可以不再受清教徒良心的责备了。清教徒的道德观认为：一个男子不工作就是犯罪。从这以后，他一直心满意足地过着扬克斯的社会名流的生活。他还担任了一所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以及一些银行和公司的董事长。他独断专行，但待人和蔼，颇有魅力，这使他的家庭和社会按其表面价值把他视为一个杰出的人。他的一个女儿下定论说，“父亲的一举一动都深深打动我的心，”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神态都显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他那溢于言表的智慧从未得到充分发挥，也从未在扬克斯以外对这种智慧更亟需的世界里运用过。一八八九年是美国独立一百周年，这一年他携全家去巴黎、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旅行。旅途中他为《扬克斯政治家》报撰写了一些既生动又优美的游记。史迪威博士爱绘画和弹钢琴，他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并爱以卫道者的口吻谈论对孩子的教育，一天三顿饭他都在主人席上就坐，还要全家在餐桌旁做三次祷告。他那用之不尽的智慧，滔滔不绝地劝告和训导是全家快乐的源泉。儿子和女儿对他赤诚的崇拜使他得意扬扬。他的孩子相信他，或者说是他的教育下养成了信仰他的习惯。他们